

知識社會史

從古騰堡到狄德羅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 著 賈士蘅 譯

國家（知識政治學），銷售知識的市場與出版界，知識的消費者——讀者，最後在尾聲中提出信任與不信任知識的哲學性問題。柏克用詞力求通暢明白，所以一般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會有平常閱讀「西方大師」時的「大失所望」。

這本書著實對社會史及社會、文化史的貢獻卓著，但它同時也引起了科學史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以及地理學家的興趣。

ISBN986-7782-63-1



9 789867 782632

00440



RH5023

定價440元

cité 城邦

麥田出版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23

知識社會史：

從古騰堡到狄德羅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著 / 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譯 / 賈士衡

麥田出版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opyright © 2000 by Peter Burke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3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imit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與文化叢書 23

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作者：彼得·柏克（Peter Burke）

譯者：賈士衡

主編：盧建榮

責任編輯：陳毓婷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2351-7776 傳真：(02) 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

電話：(02) 2396-5698 傳真：(02) 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字樓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405號

初版一刷：2003年1月31日

ISBN：986-7782-63-1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Printed in Taiwan

售價：44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作者簡介 ■

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英國歷史學家。1937年生，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 (St John's College) 學士、聖安東尼學院 (St Antony's College) 碩士。曾任莎賽斯大學 (Sussex University) 高級講師、劍橋大學文化史高級講師，現任劍橋大學文化史教授及伊曼紐學院 (Emmanuel College) 研究員。

柏克的研究專長在歷史思想領域、1450至1750年的歐洲文化史，以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著作包括：《1420至1540年間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420-1540*)、《近代歐洲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社會學與歷史學》(*Sociology and History*)、《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製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歷史學與社會理論》(*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大眾傳播媒體的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網際網路》(*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 等書。

■ 譯者簡介 ■

賈士蘅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考古人類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班肄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系博士班肄業。曾服務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任美國丹佛美術博物館研究員，現從事翻譯工作。譯有《英國史》、《英國社會史》、《歷史的再思考》、《一次大戰的源起》、《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等書。

目 錄

導讀 台灣知識產能低落的原因

盧建榮／7

推薦序 孫中興／15

序言和致謝／21

第1章 引言：社會學與知識的歷史／25

第2章 以知識為職業：歐洲的知識階級／51

第3章 建立知識：新舊機構／75

第4章 設置知識：中心和周邊／107

第5章 將知識分類：課程、圖書館和百科全書／149

第6章 控制知識：教會與國家／193

第7章 銷售知識：市場與出版界／243

第8章 獲得知識：讀者的部分／291

第9章 信任與不信任知識：尾聲／325

參考書目選輯／351

導讀／盧建榮

台灣知識產能低落的原因

一、收集知識的方式西方壓倒東方的轉捩點

在講求知識經濟的二十一世紀，回首十六至十八世紀這三百年人類追求知識的過程，彼得·柏克（Peter Burke）為我們讀者所揭示的圖景，著實令我們大吃一驚。今天我們所享用的看事物的方式、吸收和儲存知識的辦法大抵奠基於這三百年。這三百年最引人注目的三件大事，諸如文藝復興、科學革命以及啓蒙運動，都是我們從小琅琅上口、耳熟能詳的事物。但我們真的了解這三百年的歷史，從而對我們今天攝取知識的處境更加瞭然於心嗎？答案則未必，否則也不用柏克為我們喚回二百多年前的歷史場景了。

現代型知識的收集和累積可以追溯到西方1450年開始啓用印刷術起，歷經三百年，到了1750年，人類有史以來

第一部百科全書的問世，意味著現代知識領域和分類辦法至此確立下來。相對於這一新型知識領域和知識分類辦法的建制和流行，預告了中國的辦法在一百五十年後注定要被淘汰的命運。可憐中國還是印刷術的發明始祖呢。而另一文化體系的阿拉伯文化則是不許人使用印刷術。不論是發明了印刷術的中國、或是禁用印刷術的阿拉伯文化各民族，全都在現代世界知識競爭格局中敗下陣來。結果，反過來中、阿兩文化體系在步武西方文化體系之餘，還得急起直追，迄今猶居於知識生產和發明的邊緣地位。

二、知識社會學課題提出的學術回顧

柏克主要論述對象是現代西方知識形成的發軔期，但他對二十世紀知識社會學的課題還是盡了告知的義務。亦即，他寫的雖是西方知識形成三百年史這樣一本書，但他飲水思源認為促使他去處理這麼一個知識社會學的課題，則要拜學術傳承之賜。在此，他指出有法、美以及德國三個學術傳承。在法國，有孔德、涂爾幹、以及李維史陀和傅柯，現在還要加上一位布赫迪厄；在美國，有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茲南尼奇（Florian Znaniecki）〔前兩位都是臺灣陌生的學者〕、柏格（Peter Berger）以及孔恩（Thomas Kuhn）；在德國，有馬克斯·韋伯、謝勒（Max Scheler）、

曼海姆（Karl Mannheim）及其助手艾里亞斯（Norbert Elias，如今聲名如日中天）。此外，英美人類學家，諸如古迪（Jack Goody）、蓋爾納（Ernest Gellner）、以及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等人，都對本課題有傑出貢獻。

以上學術傳承看不到歷史家，不用急，柏克馬上告訴我們，同他有共同興趣的史家在他之前有兩位，即羅賓森（James H. Robinson）和李約瑟，很巧都是我們熟悉的兩位學者，前者在二十世紀初鼓舞了梁啟超等人所發起的新史學運動，後者因鑽研中國科技史而扳回中國民族不少顏面。

三、近代型知識生產體制的誕生

並不是說西方在使用印刷術之前的時代並沒有知識，或是有知識而不分類。之前的知識及其分類掌控在教會手中。義大利學者艾可於其《玫瑰的名字》書中對教會查禁俗人擁有知識的情形，做了入木三分的描寫。臺灣的讀者對此當有印象才對。之後因地理大發現的關係，遠方殊域的新事物一股腦全都擁進歐洲社會，迫使歐洲人非放棄原有的知識分類架構不可，否則無法安置那些蜂擁而至的新生事物。再加上，希（臘）羅（馬）古典作品的大量翻刻，古代世界的奇思妙想又大大震驚了有限眼界的中古歐洲人。這兩個龐大的知識體同時湧現，壓垮了既有知識分類格局。

先是以遊記文章滿載全球各地的奇風異俗，接著更嚴謹的查證工作也悄然展開，一時之間，許多號稱某地某國的專家都被人揭穿是足不出戶的想像家。連一位假臺灣專家也因此現出原形。臺灣讀者讀至此處理應興奮才對。接下來，就是抄襲歪風的整頓和著作權法的發明。論文的形式、以及腳註的設置都成了追求知識很重要的里程碑。學報、雜誌、以及新聞等作為承載知識的載體也紛紛被發明出來。書籍出版愈多，造就了公共圖書館的出現；虜獲外界愈多的古物，就逼使政府花錢蓋博物館以容納之。這些知識的寶庫再回饋給人們藉以生產出更多的知識。然後再蓋更多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以上林林總總的變化，告訴臺灣讀者說，我們今天所享有的使用和生產知識的制度，是我們前不久父祖輩才從西方引進的制度，我們生而享有、不勞而獲如此，倘無史書指引，我們想飲水思源都不可得。

最後，我再介紹柏克為我們揭示的兩件事。第一是大學和學會的創制問題，大學早就被我們神聖化很久。大學做為儲存知識的功能是不錯的，但在科學新知冒現的當頭，大學可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不僅不傳授新知，而且也不生產新知。這迫使社會上求新求變之士不是另組學會、作為發現知識的新陣地，就是牽就大學既有體制從事改革。所以，有一段時期，在發現知識這點上，大學反而是反動派的大本營，而學會取而代之扮演起改革急先鋒的角色。

第二件事是啓蒙思想家所寫之書具有啓迪民智之作用，造成歐洲專制王朝不安於位，這些朝廷遂想出一個破解啓蒙思想的藥方：新聞檢查制。人類有新聞檢查制是前不久的事情，影響所及，知識生產落後的地區和國家，也群起效尤。一百多年後，中國開始有報館不久，別的不知改進，有這麼管用的統治術不用出國考察馬上照搬引用，毫不猶豫。國家繼教會之後成爲查禁知識的唯一來源。新聞檢查制的取消還得花費西方人底下兩百個年頭，就不是柏克此書敘述的範圍了。

四、臺灣知識社會學的狀況

臺灣的高中歷史課本在講到十六至十八世紀的世界史時，五十年來都聚焦於從伊拉斯摩斯這位人文主義之父到盧騷這位啓蒙主義大師這一英雄系譜，於是一長串的人名清單就構成了西方知識革命史的敘事重心。從國定本的課本到2002年一綱多本的民間版課本，基本上五十年不變。可見這段歷史知識的生產，國內西洋史業界可說毫無寸進。有了柏克這本書的引進，以後教科書改版可望有個修正的契機。倘能如此，柏克可說是功在臺灣了。柏克爲了描繪近代西方知識生產體制的成熟，視野之宏觀，觸及全球，莫說中國包括其中，連臺灣亦有其一定地位，即使小到特定大學、國家研

究院、甚至學會等機構，那裡面種種細節的交代，才能讓我們對知識革命這三百年史有更具體、和更深切的認識，而不會停留在由幾位英雄創造歷史這樣的淺薄史觀。柏克的新文化史視角像煞一盞探照燈，照亮了過去史家無所覺察的廣大歷史天地。歷史理念的改變對於學術的突破如此具關鍵作用，於斯可見。

這對提升國民世界史知識水平有所助益，現在回到學術界。在這方面，可能歷史學界優於其他人文社會學界。在1998年祝平一發表十七世紀世界地理知識傳入中國對中國學術界和國人世界觀的衝擊，2000到2002連續三年，盧建榮發表關於六至八世紀中國法律知識建構的情況。今年盧氏又完成世紀末臺灣歷史知識生產的規則這樣一部書：《從根爛起》。這樣一部書和四篇論文就構成了臺灣學界與世界史壇同步發展的情況。柏克在臺灣是不寂寞的。

另外，這個課題有兩個學術團體亦有興趣，惟都在進行中，成品尚未完成。像中研院近史所的張壽安博士所領導的研究小組，從事的是中國十八世紀知識生產的狀況，中研院史語所由柳立言和邱澎生兩位博士所規劃的法制史研究小組，正展開對十至十九世紀中國法律知識的形成此一課題的研究工作。

還有，國人所熟悉的兩位西方學者，即傅柯和薩依德，他們對以知識生產為主題的歷史書寫早就膾炙人口。柏克書

的引進，可能會讓熟讀傅、薩兩氏的讀者收觸類旁通之效。

柏克說到中國知識體系無法自我解構並重構，主要由於外部資訊的湧進只被安置於既有分類架構之中，並沒有產生類似因量變而質變的轉換過程。我的理解是，中國攝取的外部資訊是淺嘗而止，根本到不了外部資訊多如潮湧這樣的地步。這只要看麥田出版的彭明輝博士的近作：《晚清的經世史學》，講到晚清學人寫的地理書和世界史書，仍是不脫中國宇宙中心論的格局，即可思過半矣。

五、臺灣與世界史壇對話的契機

中文世界知識生產體制如何形成、以及形成後的深拒固納的排他性格，當然還是有值得研究的地方。這部分弄清楚之後，才可望與柏克之書搭起對話的橋樑。相信柏克亦樂見有這樣的學術業績出現。

柏克此書，是麥田公司引進柏克先生的第四本書。這位先生除了做自己專業研究之外，又精力過人管到方法論的領域。麥田公司已出版他兩本史學方法論的書，一本他關於路易十四形象包裝的統治手法問題之書，連同本書都是他專業領域內出色當行的研究。特別是如今新文化史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柏克這兩本新文史傑作更是本地年輕史學工作者汲取養分的重大來源。臺灣史學水平如果想要提升，柏克此書足

以充當外部刺激而有餘，端看國人是否有日本幕末維新人士的自覺了。

盧建榮筆於2002年8月14日中午

汐止君士坦丁堡

盧建榮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兼任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教授、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主要專長是中國中古文化史和當代臺灣文化史，著有《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入侵臺灣》（以上均麥田出版）、以及《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1990-2002》（臺北：前衛，2002）等書文。

推薦序

孫中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我從大學一路到博士念的都是社會學，可是一直對歷史保持著高度的興趣。大學時代到歷史系去修了不少的課；在國外念博士班的時候則考過「歷史社會學」的學科考試，後來寫的一篇可以算是結合了社會學和歷史的題目：《一九四九年以前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

回來教書之後，除了常年要擔任「社會學理論」的教學之外，我經常會開授「知識社會學」，偶而開過一次「歷史社會學」，常常覺得自己因為「獨學無友」（或是「獨教生少」）而顯得相當「孤陋寡聞」。和我那堂「愛情社會學」比較起來，受歡迎程度真有著天壤之別。可是我並不因為如此而減少我對知識和歷史的長期關懷和興趣。所以，我的課大都會先從歷史的部分說起，然後才帶到社會學部分的討論。

因為這樣的學術興趣，我對於柏克的著作並不陌生。他